

两地思量共此心

庐隐 / 著

民国才女美文



民国才女美文 庐隐 / 著

两地思量共此心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地思量共此心: 庐隐精品美文 / 庐隐著. -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5317-3200-6

I. ①两… II. ①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61391号



两地思量共此心: 庐隐精品美文

Liangdi Siliang Gongcixin Luyin Jingpin Meiwen

作 者 / 庐 隐
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刘子捷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10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 / 263 千

印 张 / 11.12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200-6

定 价 / 28.80 元

主 编 / 叶 君

封面设计 / 汇点工作室

印 刷 /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版 次 /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序

叶君

庐隐（1898～1934），原名黄淑仪，又名黄英，出生于福建闽侯南屿乡，五四时期著名作家，与冰心、林徽因齐名，并称“福州三大才女”。

然而，作为天资聪慧的民国才女，庐隐却命途多舛，身世坎坷。其父是前清举人，出任湖南长沙知县；母亲是未受教育的传统女性。庐隐出生于祖母去世当日，因而，她一出世便被视为不吉。6岁时，任职仅三年的父亲因心脏病去世，为了生存，家人带着她前往北京投靠舅父。1909年，庐隐进入由美国教会创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就读，并信仰基督教，三年后考入女子师范学校就读，1917年毕业，先后在北平、安庆、开封等地担任教职。

1919年，22岁的庐隐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做旁听生，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苏雪林。不久，升为正班生。在校期间，庐隐积极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活动，是活跃的学生代表。1922年大学毕业，庐隐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，半年后回到北京，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。次年夏，庐隐不顾双方亲友反对，与北京大学学生代表、无政府主义者郭梦良结婚，1924年生下女

儿郭薇萱，但丈夫却在第二年因病逝世。庐隐和女儿处境艰难，先后在福州、上海、北京等地谋职求生。

自幼酷爱阅读，被人视为“小说迷”的庐隐，在大学时期就开始在众多报刊上发表散文、小说、新诗和杂文，在文坛崭露头角，并于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，成为第13号会员。1925年，短篇小说集《海滨故人》的出版，奠定了庐隐在文坛上的地位，使其成为知名女作家。1928年，庐隐经林宰平教授认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、青年诗人李唯建，1930年秋，两人婚后短暂蛰居东京郊外。庐隐著名散文《东京小品》，就是这段生活的记录。回国后，庐隐夫妇先后在杭州西湖和上海居留、任教。1934年5月13日，庐隐在上海因难产导致子宫破裂，在大华医院不幸弃世。

天不假年，庐隐虽然生命短暂，但笔耕不辍，留下的作品非常丰富，且影响巨大。2003年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《女作家在现代中国》一书中，庐隐与萧红、苏雪林、石评梅等人，并列为现代中国18个最为重要的女作家。在前后两次婚姻之间的数年间，庐隐先后不得不面对母亲、丈夫、哥哥和挚友石评梅的逝世，以及自身不堪承受的生存境遇。悲哀的情绪、灰颓的色调浸染在产生于此时的诸多文字中。而此期也是庐隐创作的一个高峰期。因而，其作品常给人以伤感甚至虚无的情调就并非偶然。有人认为，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，除早期若干篇作品外，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。她追求人生的意义，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，在悲哀的苦海里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。这自然言过其实，但也确实道出了庐隐创作的某些特质。苏雪林在《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》一书中亦谈到，庐隐的作品“总是充满了悲哀，苦闷，愤世，嫉邪，视世间事无一当意，世间人无一惬意”。而在《关于庐隐的回忆》一文中，她更谈出对这位同时代女作家深刻而独到的理解：“庐隐的苦闷，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？经验过？但别人讳莫

如深，唯恐人知，庐隐却很坦白地暴露出来，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；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伟大处。”

收入本书的十篇作品，产生于庐隐生命中不同时期，但其共同之处，却在于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庐隐的另一面。她深切地关注着现实，积极思考社会问题，探求女性的出路，流露出强烈而动人的女性意识，充分彰显一代新女性的本色。重读这些有些感伤，但绝不灰颓的文字，即便在今天，同样令人在感奋之余，深长思之。

以文学探究人生的诸种问题，是五四时期“为人生派”的文学研究会最为鲜明的创作主旨。而作为文学研究会最初的成员之一，庐隐自然是这一主旨的有力践行者。《一个著作家》对当时一心想有所作为的青年的人生出路进行了探讨，同时，还呈现了女性无法自主选择爱情的悲剧。小说虽以悲剧结束，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一种源于新的价值取向的昂奋、向上的社会情绪。因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，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，常常以反问句作为小说的标题，庐隐的《灵魂可以卖吗》显然打上了鲜明的“问题小说”的印记。只不过，她对社会问题的观照，常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。《灵魂可以卖吗》追问的是，一个附着于现代流水线的产业女工的生存质量问题。被流水线完全异化的工人，为了工资和福利的回报，由一个有思想、有灵魂的女性变成了与纺车没有区别的“一副很好的机器”。面对这样的社会悲剧，庐隐借笔下人物之口，发出了痛切的追问：“我想我自从进了工厂以后，我便不是我了！唉！我们的灵魂可以卖吗？”醒豁的追问，传达出作者希望社会关注城市底层工人的生存状态，让每个人都能有一种更合乎人性的生存与发展。

新文学之初，书信和日记常是作家们用以结构小说的体式。某种意义上，这也是一种便于倾诉感情，传达思想，提出“问题”

的文学体式。《或人的悲哀》、《丽石的日记》、《曼丽》，便是这种带有“五四”时代印记的书信体和日记体小说。三篇小说亦可视为三颗年轻而敏感的心灵的独语或倾诉，诉说青春期关于爱情、理想、信仰和人生出路的苦闷。特别是《丽石的日记》所涉及的话题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感问题，而是关于女性同性爱的困惑。除了关注女性的同性爱之外，《父亲》同样是日记体小说，所涉及的却是“我”对年轻继母跨越伦理的爱恋，控诉了古老的婚姻制度对一个美好女性的窒息与扼杀。由此可以见出，庐隐笔触所涉及的层面之广阔、深入。

中篇小说《海滨故人》是庐隐代表作之一，写到露沙等五个天真浪漫的女大学生，用幻想编织未来，及至梦醒的无比失落。作为知识女性，“她们都是很有抱负的人，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”。她们是觉醒者，抱着美丽的幻想，天真而轻松地步入社会，却显露出她们那刚刚从狭小的家庭桎梏里挣扎出来的印记——热情而敏感，貌似刚强实则软弱无依，耽于空想而怯于行动。露沙很大程度上是庐隐的自我写照，她从小未曾得到父母的关爱，在教会学校亦遭歧视，追求爱情失败，而难得的几个好友，却又不得不天各一方。她深感世界的寂寞和人生的不幸。基于露沙视角的观照与宣泄，小说的情绪因之渲染得格外感伤、悲观。但整部作品的感染力却十分巨大，很大程度上，写出了“五四”退潮期，尤其是知识女性的苦闷与彷徨——她们一方面已然觉醒，但仍负荷着数千年传统思想的重压。她们的徘徊歧路，成了这一代女性的共同生存境遇。这篇小说当时引起广泛共鸣亦非偶然。

庐隐在多篇涉及女性婚恋与人生出路的小小说里，流露出或隐或现的女性意识。这也是其作品即便在今天仍具重大意义的地方。而在小说《雨夜》里，她将内心所葆有的女性主义立场，通过侠影（一个极其男性化的名字）与一个旧日追求自己不成而今发迹

为少年军官的同学的交往，表达得淋漓尽致。踌躇满志的少年军官，基于世俗的判断，自以为因为身份、地位的改变，可以轻易赢得侠影的青睐。而当一切并非如自己所想时，竟想强迫对方就范，并以为女人非“强迫”才感到趣味。侠影看穿了男人们表面上尊重女性，骨子里视女性为玩物的实质。少年军官对她，大而言之对女性的蔑视，激起她的愤怒痛斥：“野蛮的东西！……象你这种浅薄的人，也配讲恋爱，可惜了神圣的名辞，被你们糟蹋得可怜！……你要知道，恋爱是双双灵感上的交融，难道是拥抱着——一吻，就算成功了吗？亏你还自夸，你很能交际，连女子的心理都不懂。”这是庐隐借侠影之口所表达的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，还有对爱情基于女性主义立场的理解。

基于女性主义立场对女性命运的观照，常是庐隐作品中最为动人的文字。即便在《东京小品》这组散文里，在异国生活的见闻，亦常常触发她对女性的省思。而且，她的思考跨越了国家的界限，将女性视为一个整体。《樱花树头》一篇里，由现实遭遇进而想到中日女性对贞操全然不同的观念。作者随即议论道：“其实呢，讲到贞操本应男女两方面共同遵守才公平。”对于日本女性当时附属于男人的现状，作者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同情。这是一种同为女性的知解：“女权的学说尽管象海潮般涌了起来，其实只是为人类的历史装些好看的幌子，谁曾受到实惠？——尤其是日本女人，到如今还只幽囚在十八层的地狱里呵！难怪社会永远呈露着畸形的病态了！……”这更是庐隐对日本女性那份“姐妹情谊”的动人表达。而在《那个怯弱的女人》里，面对一个中国女人受到做留学生的中国丈夫的毒打，“我”难以压抑愤怒，而且想到这还不只是女性的遭受凌辱，还有有辱国家尊严的耻辱，禁不住大声制止道：“野蛮的东西！住手！在这里打女人，太不顾国家体面了呀！……”在这一篇里，除了对男权的霸道、野蛮

的谴责外，庐隐亦将女性自身困境形成的根源，即源于自身的软弱进行了深刻的省思。就正如“我”在听取了常遭丈夫凌辱的柯太太的倾诉之后，对其规训式的劝解。某种意义上，这也是庐隐极力为当时的知识女性所指明的一条出路，那便是经济上的独立：“你既是在国内受过相当的教育，自谋生计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，你就应当为了你自身的幸福，和中国女权的前途，具绝大的勇气，和这恶魔的环境奋斗，干脆找个出路。”只是，这却是“我”，某种意义上也是庐隐一厢情愿的愿望，就正如被其规训的柯太太，最终还是留了下来，即便继续她那常遭男性凌辱的生活，也不愿走出那追求自我独立的第一步。省思，让庐隐看到了怯弱是女性最大的敌人。毫无疑问，这样的省思，在今天仍然意义深广。庐隐对于爱情的省思，则体现在长篇小说《象牙戒指》里。这部小说以挚友、著名作家石评梅的爱情故事为原型，融入了作者自身的想象与思考。真实动人的故事，加上哀怨秀丽的笔触，还有不时穿插的书信和日记，使之成为爱情小说的杰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庐隐在对挚友的爱情进行叙述时，并不只是泥执于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本身，而是同样融入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以及一种全新爱情观念的传达。

无论关于人生出路、女性的生存处境，还是女性同性爱与异性爱，庐隐都以略显哀婉的笔触，出于知识女性的理性，对之进行了深切的思考和动人的传达。文字背后有深深的忧患和思考，充分体现了——一个写作者的担当与良知。庐隐于当下的意义，在于她当年所涉及的关于女性的诸多话题，至今仍有深入探讨的价值。

2012.5.25 哈尔滨

序 / 叶君	1
一个著作家	1
灵魂可以卖吗	8
或人的悲哀	16
丽石的日记	31
海滨故人	42
曼丽	95
雨夜	106
东京小品	121
象牙戒指	164
忆庐隐 / 李唯建	321
关于庐隐的回忆 / 苏雪林	329
庐隐的死及其生活片断 / 刘济群	336

一个著作家

他住在河北迎宾旅馆里已经三年了，他是一个很和蔼的少年人，也是一个思想宏富的著作家；他很孤凄，没有父亲母亲和兄弟姊妹；独自一个住在这二层楼上，靠东边三十五号那间小屋子里；桌上堆满了纸和书，地板上也满了算草的废纸；他的床铺上没有很厚的褥和被，可是也堆满了书和纸；这少年终日里埋在书丛纸堆里，书是他唯一的朋友；他觉得除书以外，没有更宝贵的东西了！



庐隐

书能帮助他的思想，能告诉他许多他不知道的知识，所以他无论对于哪一种事情，心里都很能了解；并且他也是一个富于感情的少年，很喜欢听人的赞美和颂扬；一双黑漆漆的眼珠，时时转动，好象表示他脑筋的活动一样；他也是一个很雄伟美貌的少年，只是他一天不离开这个屋子没有适当的运动，所以脸上渐渐退了红色，泛上白色来，坚实的筋肉也慢慢松弛了；但是他的脑筋还是很活泼强旺，没有丝毫微弱的表象；

他镇天坐在书案前面，拿了一枝笔，只管写，有时停住了，可是笔还不曾放下，用左手托着头部，左肘支在桌上不住的沉思默想，两只眼对着窗外蓝色的天凝然神注，他常常是这样。有时一个黄颈红冠的啄木鸟，从半天空忽的一声飞在他窗前一棵树上，张开翅膀射着那从一丝丝柳叶穿过的太阳，放着黄色闪烁的光，他的眼珠也转动起来，丢了他微积分的思想，去注意啄木鸟的美丽和柳叶的碧绿，到了冬天，柳枝上都满了白色的雪花，和一条条玻璃穗子，他也很注意去看，秋天的风吹了梧桐树叶刷刷价响，或乌鸦嘈杂的声音，他或者也要推开窗户望望，因为他的神经很敏锐，容易受刺激；遇到春天的黄莺儿，在他窗前的桃花树上叫唤的时候，他竟放下他永不轻易放下的笔，离开他亲密的椅和桌，在屋子里破纸堆上慢慢踱来踱去的想，有时候也走到窗前去呼吸。

今天他照旧起得很早，一个红火球似的太阳，也渐渐从东方向西边来，天上一层薄薄的浮云，和空气中的雾气都慢慢散了；天上露出半边粉红的彩云，衬着那宝蓝色的天，煞是娇艳，可是这少年著作家，不很注意，约略动一眼球，又低下头在一个本子上写他所算出来的新微积分，他写得很快，看他右手不住的动就可以知道了。

“当啷！当啷！”一阵钟声，已经是早点的时候了，他还不动，照旧很快的往下写，一直写，这是他的常态，茶房看惯了，也不来打搅他；他肚子忽一阵阵的响起来，心里觉得空洞洞地；他很失意的放下笔，踱出他的屋子，走到旅馆的饭堂，不说甚么，就坐在西边犄角一张桌子旁，把馒头夹着小菜，很快的吞下去，随后茶役端进一碗小米粥来，他也是很快的咽下去；急急回到那间屋里，把门依旧锁上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照旧坐在那张椅上，伏着桌子继续写下去。他没有甚么朋友，所以他一天很安静的著作，没有一个人来搅他，也没有人和他通信，可以说他是世界上一个

顶孤凄落寞的人。但是五年以前，他也曾有朋友，有恋爱的人；可是他的好运，现在已经过去了！

一天下午河北某胡同口，有一个年纪约二十上下的女郎，身上穿戴很齐整的，玫瑰色的颊，和点漆的眼球，衬着清如秋水的眼白，露着聪明清利的眼光，站在那里很疑迟的张望；对着胡同口白字的蓝色牌子望，一直望了好几处，都露着失望的神色，末了走到顶南边一条胡同，只听她轻轻的念道：“荣庆里……荣庆里……”随手从提包里，拿出一张纸念道：“荣庆里迎宾馆三十五号……”她念到这里，脸上的愁云惨雾，一霎那都没有了；露出她娇艳活泼的面庞，很快的往迎宾旅馆那边走；她走得太急了，脸上的汗一颗颗象珍珠似的流了下来；她用手帕擦了又走；约十分钟已经到一所楼房面前，她仰着头，看了看匾额，很郑重的看了又看；这才慢慢走进去，到了柜房那里，只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儿，在那里打算盘，很认真的打，对她看了一眼，不说甚么，嘴里念着三五十五，六七四十二，手里拨着那算盘子，滴滴嗒嗒地响。她不敢惊动他，怔怔在那里出神，后来从里头出来一个茶房，手里拿着开水壶，左肩上搭了一条手巾，对着她问道，“姑娘！要住栈房吗？”她急忙摇头说：“不是！不是！我是来找人的。”茶房道：“你找人呵，找哪一位呢？”她很迟疑的说：“你们这里二层楼上东边三十五号，不是住着一位邵浮尘先生吗？”“哦！你找邵浮尘邵先生呵？”茶房说完这句话，低下头不再言语，心里可在那里奇怪，“邵先生他在这旅馆里住了三年，别说没一个人来看过他，就连一封信都没人寄给他，谁想到还有一位体面的女人来找他！……”她看茶房不动也不说话，她不禁有些不自在，脸上起了一朵红云和烦闷的眼光，表示出她心里很急很苦的神情！她到底忍不住了！因问茶房道：“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呵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“是！是！有一位邵先生住在三十五号，从这里向东

去上了楼梯向右拐，那间屋子就是，可是姑娘你贵姓呵？你告诉我好给你去通报。”她听了这话很不耐烦道：“你不用问我姓什么，你就和他说有人找他好啦！”“哦！那末，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去说来！”茶房忙忙的上楼去了。她心里很乱，一阵阵地乱跳，现着忧愁悲伤的神色，眼睛渐渐红了，似乎要哭出来，茶房来了道：“请跟我上来罢！”她很慢的挪动她巍颤颤的身体，跟着茶房一步步的往上走，她很费力，两只腿象有几十斤重！

少年作家，丢下他的笔，把地板上的纸拾了起来，把窗户开得很大，对着窗口用力的呼吸，他的心跳得很利害！两只手互相用力的摩擦，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，来往不住的走；很急很重的脚步声，震得地板发响，楼下都听见了！“邵先生客来了！”茶房说完忙忙出去了，他听了这话不说甚么，不知不觉拔去门上的锁匙，呀！一声门开了，少年作家和她怔住了！大家的脸色都由红变成白，更由白变成青的了！她的身体不住的抖，一包眼泪，从眼眶里一滴一滴往外涌；她和他对怔了好久好久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轻轻的说道：“沁芬！你为甚么来？”他的声音很微弱，并且夹着哭声！她这时候稍为清楚了，赶紧走进屋子关上门，她倚在门上很失望的低下头，用手帕蒙着脸哭！很伤心的哭！他这时候的心，几乎碎了！想起五年前：她在中西女塾念书时，有一天下午，正是春光明媚，她在河北公园一块石头上坐着看书，我和她那天就认识了，从那天以后，这园子的花和草——就是那已经干枯一半的柳枝，和枝上的鸟，都添了生气，草地上时常有她和我的足迹。长方形的铁椅上当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，有两个很活泼的青年，坐在那里轻轻的谈笑；来往的游人，往往站住了脚，对她和我注目，河里的鱼，也对着她和我很活泼地跳舞！哼！金钱真是万恶的魔鬼，竟夺去她和我的生机和幸福！他想到这里，脸上颜色又红起来，头上的筋也一根根暴了起来，对着她很坚决

的道：“沁芬！我想你不应该到这里来！……我们见面是最不幸的事情！但是……”她这时候止住了哭，很悲痛的说道：“浮尘！我想你总应该原谅我！……我很知道我们相见是不幸的事情！但是你是否果然不愿意见我？”她的气色益发青白得难看，两只眼直了，怔怔地对着他望，久久的望着；他也不说甚么，照样怔了半天，末后由他绝望懊恼的眼光里掉下眼泪来了！很沉痛的说道：“沁芬！我想罗懒他的运气很好，他可以常常爱你，作你生命的寄托！……无论怎么样穷人总没有幸福！无论甚么幸福穷人都是没份的！”她的心实在要裂了！因为她没能力可以使浮尘得到幸福！她现在已经作了罗懒的妻子！罗懒确是很富足，一个月有五百元的进项，他的屋子里有很好的西洋式桌椅；极值钱的字画，和温软的绸缎被褥，钢丝的大床；也有许多仆人使唤，她的马车很时新的，并且有强壮的高马，她出门坐着很方便；但是她常常的忧愁，锁紧了她的眉峰，独自坐在很静寞的屋里，数那壁上時計摇摆的次数；她有一个黄金的小盒子，当罗懒出去的时候，她常常开了盒子对着那张相片，和爱情充满的信和诗神往，有时微微露出笑容，有时很失望的叹气和落泪！但是她为了甚么？谁也不知道！就是这个少年著作家也不知道！她现在不能说甚么，因为她的心已经碎了！哇的一声，一口鲜红的血从她口里喷了出来；身体摇荡站不住了！他急了顾不得甚么，走过去扶住她，她实在支持不住了！她的头竟倒在他的怀里，昏过去了！他又急又痛，但是他不能叫茶房进来帮助他，只得用力把她慢慢扶到自己的床铺上，用开水撬开牙关，灌了进去；半天她才呀的一声哭了！他不能说甚么，也呜咽的哭了！这时候太阳已经下了山，他知道不能再耽误了！赶紧叫茶房喊了一辆马车送她回去。

她回去就病了，玫瑰色的颊和唇，都变了青白色，漆黑头发散开了，披在肩上和额上，很憔悴的睡在床上，罗懒急得请医生买



药，找看护妇，但是她的血还是不住的吐！这天晚上她张开眼往屋子里望了望，静悄悄地没一个人，她自己用力的爬起来，拿了一张纸和一枝笔，已经辛苦得出了许多汗，她又倒在床上了！歇了一歇又用力转过身子，伏在床上，用没力气的手在纸上颤巍巍地写道：“我不幸！生命和爱情，被金钱强买去！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！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！一个金盒子也送给你作一个纪念！你……”她写到这里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满纸满床，都是腥红的血点！她忍不住眼泪落下来了！看护妇进来见了这种情形，也很伤心，对她怔怔的望着；她对着看护妇点点头，意思叫她到面前来，看护妇走过来了，她用手指着才写的那信说道：“信！折……起……”她又喘起来不能说了！看护妇不明白，她又用力的说道：“折起来……放在盒子里……”“啊呀！”她又吐了！看护妇忙着灌进药水去！她果然很安静的睡了；看护妇把信放好，看见盒子盖上写着“送邵浮尘先生收”。看护妇心里忽的生出一种疑问，她为甚么要写信给邵浮尘？“啊呀！好热！”她脸上果然烧得通红；后来她竟坐起来了！看护妇知道这是回光返照；她已是没有多少时候的命了！因赶紧把罗懒叫起来；罗懒很惊惶的走了进来，看她坐在那里，通红的脸，和干枯的眼睛，又是急又是伤心！罗懒走到床前，她很恳切的说道：“我很对不住你！但是实在是我父母对不起你！”她说着哭了！罗懒的喉咙，也哽住了，不能回答，后来她就指着那个盒子对罗懒说道：“这个盒子你能应许我替他送去吗？”罗懒看了邵浮尘三个字，一阵心痛，象是刀子戮了似的，咬紧了嘴唇，血差不多要出来了！末后对她说道：“你放心！咳！沁芬我实在害了你！”她一阵心痛，灵魂就此慢慢出了躯壳，飘飘荡荡到太虚幻境去了！只有罗懒的哭声和街上的木鱼声，一断一续的，兀自伴着失了知觉的沁芬在枯寂凄凉的夜里！

隔了几天，在法租界的一个医院里，一天早晨来了一个少年——他是个狂人——披散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，赤着脚，两只眼睛都红了，瞪得和铜铃一般大，两块颧骨象山峰似的凸出来，颜色和蜡纸一般白，简直和博物室里所陈列的髑髅差不多；他住在第三层楼上，一间很大的屋子里；这屋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、药水瓶以外，没有别的东西；他睡下又爬起来，在满屋子转来转去，嘴里喃喃的说，后来他竟大声叫起来了，“沁芬！你为甚么爱他！……我的微积分明天出版了！你欢喜吗？哼！谁说他是一个作家？——只是一个罪人——我得了人的赞美和颂扬，沁芬的肠子要笑断了！不！不！我不相信！啊呀！这腥红的是甚么？血……血……她为甚么要出血？哼！这要比罌粟花好看得多呢！”他拿起药瓶狠命往地下一摔，瓶子破了，药水流了满地，他直着喉咙惨笑起来；最后他把衣服都解开，露出枯瘦的胸膛来，拿着破瓶子用力往心头一刺；红的血出来了，染红了他的白色小褂和裤子，他大笑起来道：“沁芬！沁芬！我也有血给你！”医生和看护妇开了门进来，大家都失望对着这少年作家邵浮尘，只是摇头叹息！他忽的跳了起来，又摔倒了，他不能动了，医生和看护妇把他扶在床上，脉息已经很微弱了！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，这个可怜的少年作家，也离开这世界，去找他的沁芬去了！

（原载《小说月报》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二号。）